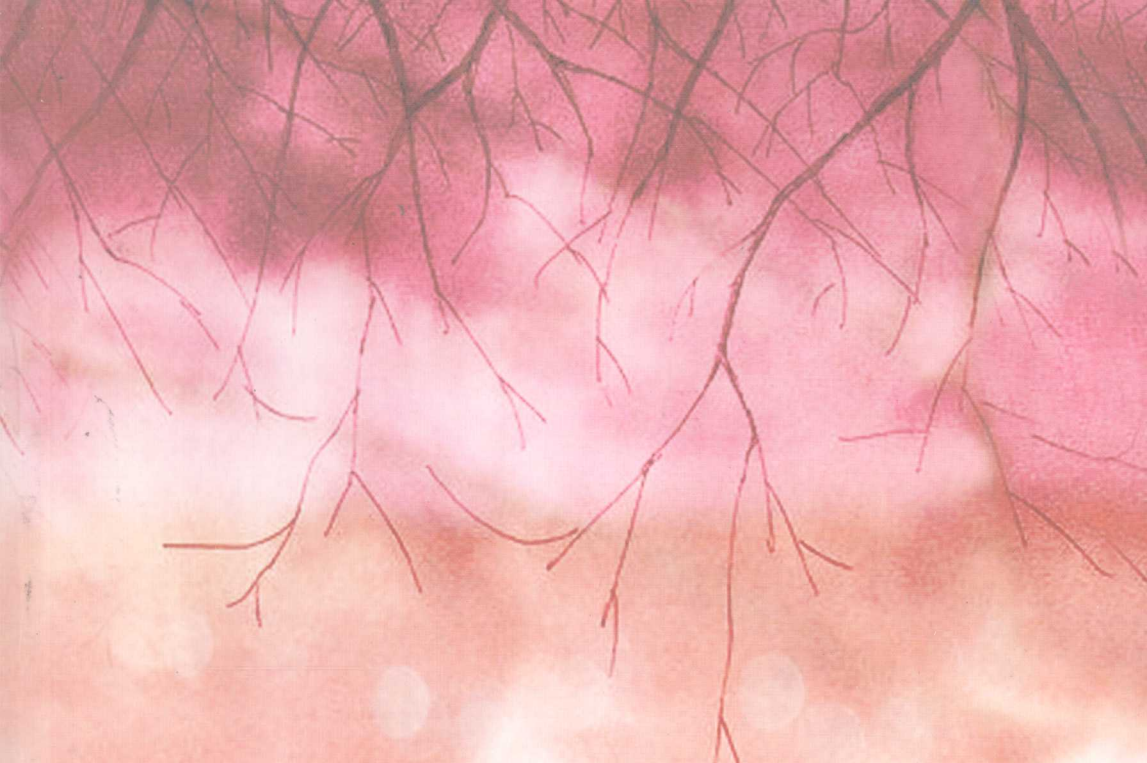




Tao hua
Liu shui

桃花流水

常 芳 著

小说以济南老城百花洲为背景，
以主人公曲折坎坷的人生片段为线索，细数了时间流逝带给人们的困惑与无奈。

爱情的悲欢离合，人生的仆仆风尘，看似天意难违，
正像我们所历经的许多天灾一样，其中又有多少不是人之所祸呢？
时间之伤，命运之痛，恰如桃花流水杳然去……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ao hua
Liu shui
桃花流水

常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流水/常芳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633 - 7868 - 5

I. 桃… II. 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7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10 字数:27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录

001	第一章	1928年
005	第二章	1938年
049	第三章	1948年
107	第四章	1958年
163	第五章	1968年
205	第六章	1978年
237	第七章	1988年
273	第八章	1998年
309	第九章	2008年

第一章 1928年

故事的开始是在这一年的春天。

护城河边的几株桃花落尽了芳菲，挂上了毛茸茸的青桃子，沿岸的一排洋槐树就开花了。白雪般的洋槐花一盛开，护城河里的水都被它熏染得有了香气。水流过，两岸的空气里迷漫的便全是馥郁的花香。在阵阵洋槐花的浓香里，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陆青蓬，一只手按在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上，细细地吸着气，一边看着丈夫和两个孩子在手忙脚乱地做早饭。

她的丈夫厉秋甫忙里偷闲地看了她一眼，问道：“这会儿是不是疼得厉害了？”

陆青蓬说：“是疼得厉害一些了。”

“那，要不要现在就去请渠老太太？”

“如果是像他的两个哥哥，就肯定会挨到下午。”

陆青蓬低头看着肚子上鼓起来的一个小山包，又笑着说：“这个小东西，大概是急着想出来闻洋槐花的香气了。你看，他踢得多高。”

米饭锅里冒着一团团白色的蒸气。厉秋甫隔着那些不断弥散开去的白色气体，有些担心地说：“不会还是个男的吧？”

蹲在炉子前摇着扇子给炉子煽风的崇舜，此时也扭过了头来。他看了一会陆青蓬的肚子，说：“妈妈，你不是说要给我们生个小妹妹吗？”

肚子上鼓起的小山包落下去了。陆青蓬看着被青烟呛得直流眼泪的儿子崇舜,说:“是弟弟还是妹妹,都不是妈妈能说了算的。舜子,吃过饭你带着弟弟到长春观里去玩去。记着,不要到五龙潭的水边上去,不能到街上乱跑,也不许到商埠里去找你爷爷。你爸爸说街上的日本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到处都架起了电网,架起了机枪大炮,不让人通过。”

“我自己都看见了。我还知道蒋介石带着北伐军来了,张宗昌逃走了。”崇舜卖弄完了,扔下手里的扇子,说,“妈妈,用不用我去采些槐花来,加进米饭里。”

“米饭已经熟了。”厉秋甫把鼻子伸进白色的蒸气里,说“儿子,你闻闻,是不是闻到香味了?闻到香味了,再加槐花就晚了。”

二

浓烈的风吹着满树的碧绿,所有树的叶子都在风里哗哗地翻动着,摇曳起来。那些翻卷的树叶子,就既像是在空气中起着舞,又像是在透明的水里奋力摇着桨了。

陆青蓬晃悠着身子走到巷子口,习惯地往大明湖里张望了一眼。水面上漫起的一层薄薄的水汽,此时还绕在柳树的枝条间,荡在那些泊着的木船上,挂在满湖里的芦苇蒲草上。她看见路上那些引车卖浆行色匆忙的行人,都热得脱下了厚厚的夹衣挎在了胳膊上,就对厉秋甫说:“夏日怎么说来就来了。”

大西门码头上停满了运货的帆船。厉秋甫看着护城河里的水,心不在焉地说:“济南的春脖子短得要命,夏日还不从来都是这样,说来就来了,慌张得让人连换衣裳的空都没有。”

还没说完,忽然听见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夹着刺耳的尖啸划破了天空。厉秋甫惊骇地仰了头,到天上去找,便看见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着飞了过去,肚子和翅膀几乎要掠着了榆树长在半空里的树梢。那架势就像一只俯冲的老鹰,在低头搜寻着地面上奔跑的兔子。飞机闪过去之后,厉秋甫看见树梢都在跟着它的屁股打颤。

陆青蓬早就惊恐地抱住了头,低下身子往厉秋甫的身上扑。

“别怕了。它已经飞走了。”厉秋甫看一眼陆青蓬,继续仰头去看着天空。

“它怎么比老鹰飞得还快？”陆青蓬也仰起头来，依然满眼慌乱地望着空旷的天空，寻找着飞机飞远的影子。但天上只剩了几片薄薄的云彩在那里。

厉秋甫说：“它就是日本人的铁鹰。”

洋槐花香一阵一阵地吹进陆青蓬的鼻子里，远处的机枪声和大炮的轰击声，也尾随着槐花的香味灌满了屋子。陆青蓬嘶哑着声叫着，耳朵里听着外面呼呼的大风，说春脖子这么短，风怎么就刮得这么长远。

渠老太太说你按我的话去做，别再去听外边的动静了行不行？再使一把劲。你再使一把劲，孩子就出来了。

渠老太太其实并不真老，自打儿子娶了媳妇，她就开始自称是老太太。又因为她四处给人接生，在那些刚出生的小娃娃面前，就更有资格称作老太太了。

陆青蓬有气无力地说：“我鼻子里全是槐花的味，耳朵里全是枪炮声。”

“你要想和孩子保住性命，就息住了鼻子，息住了耳朵，忘了天上和地上的事。”渠老太太硬了声音说着陆青蓬。

见从来不会急躁的渠老太太都急得要起火了，陆青蓬这才息了鼻子和耳朵，忘了天上和地上的事，忘了槐花的味道和枪声，一心一意地生孩子。

日头偏西的时候，陆青蓬在一阵一阵槐花香夹杂着的机枪声和大炮的轰击声里，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渠老太太给陆青蓬接生完了，去铜盆里用艾叶水洗了手，回来瞅了瞅孩子，然后才对一脸汗水的陆青蓬说：“你说这个小东西，怎么就赶在这么个血腥日子里出来了。我来的路上，听那些慌慌张张从商埠里逃回来的人说，日本人在商埠里沿街杀人，机枪扫得行人尸体都成了垛，血都流成河了。”

生孩子的疼痛，让陆青蓬忘记了厉秋甫去商埠的事情。现在渠老太太这么一说，陆青蓬心里一阵哆嗦，立时想起厉秋甫去了商埠还没回来。她一跃身子坐起来，惊恐地看着渠老太太，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浑身颤抖着说：“舜子他爸去了商埠这么久，怎么还没见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你别惊慌。”渠老太太说，“惊没了奶水，这个小东西还指望吃什么。你方才是痛着生孩子，便觉得时候大了。其实厉先生去了还不到一个时辰，不会有事。”

陆青蓬说：“枪子可不长眼睛，管谁去得早和晚。不行，我得起来去看看！”

渠老太太伸手按住了陆青蓬的肩膀，嘴里忙不迭地劝着：“我的小祖宗来，你

这是什么身子，还能往那种地方去？”

外边还是呼呼的风声和轰轰隆隆的枪炮声。陆青蓬被渠老太太按着肩膀，正惊慌不已着，就听见厉秋甫回来了。

渠老太太一眼望见了厉秋甫，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对着陆青蓬说：“我说厉先生没有事吧，你还死活不信。这不，厉先生回来了。”

然后，渠老太太离开陆青蓬，走到厉秋甫跟前，说：“恭喜你厉先生，又是个能扛抢打仗的，你快进去看看去。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这里也该回去了。”

陆青蓬说：“舜子他爸已经回来了，让舜子爸去打荷包蛋。您老累了一天，喝了糖水荷包蛋再走。”

渠老太太抻了抻衣服，走回来把红纸包着的一块钱塞到了孩子的身边，说：“先给了孩子见面礼，等孩子满了月，我再一块来喝喜酒。现在还是让厉先生先忙着给孩子起个名字。孩子早取了名字，扎住了根，才好养活。”

厉秋甫出门送渠老太太回来，陆青蓬就催促道：“舜子爸，你现在快给孩子起个名吧。”

厉秋甫看了眼陆青蓬身边的孩子，听着远处零零星星的枪炮声，沉闷了半天，才叹息道：“国都破了，哪里还有什么好名字可起。”

“国是破了。但国破了孩子也得有名呀。”陆青蓬看着厉秋甫的脸色说。

说完，突然想到厉秋甫到商埠去是去找他父亲的，而父亲却没有跟着他一起回来。陆青蓬立时又慌张起来，她眼睛里布满了恐惧，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到商埠，找到咱爹了吗？”

“商埠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人的枪炮还在那里突突地扫射。我根本就过不去，哪里又能看见爹的影子。眼下，说不上真是国破家也破了。”

厉秋甫说着摇了摇头，然后看着陆青蓬变得忧戚起来的眼神，说：“孩子生在这黑暗的道里，就叫崇熹吧。”

第二章 1938年

过了花朝节，风就暖了。暖风绕过几棵垂到水面上的柳树，扯着水面抖了一抖，水面上就皱起了一层缎子光般细腻柔滑的水纹。厉崇熹坐在水边的阳光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水面。他凭着自己的想象，觉得水底下潜藏的鱼饿了一个冬天了，所以春天应该是最适合钓鱼的。铺满水面的太阳光，同样也照在靠近水边随着暖风摆动的几棵柳树上。下午的光线不是很强烈了，水面上就没有太阳光强烈地直射着它们时，所折射出来的那些耀眼夺目、燃烧一般的光芒。倒是旁边一排长满新鲜芽叶的柳树，影子慵懒地印在清澈的水里，摇动着，好像是在和过往的鱼群做着游戏。

看完水面上的阳光和柳树影子，厉崇熹就去看远处。远处，几只野鸭在水面上追逐嬉戏着。时而潜入水底，时而凫出水面，时而又张开翅膀在水面上飞翔着。始终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尤其是在它们贴着水面飞起来的一瞬间，翅膀渐次打开，那些拢着翅膀时杂糅在一起的羽翎，灰褐色的，浅白色的，几乎无法分辨出的暗红色以及墨绿色，此刻都一一展开在了阳光下。在阳光和水面烘托起来的光影里，仿佛它们的每一根羽翎都在瞬息间华丽了百倍千倍，甚至，完全可以称得上流光溢彩了。那些流光溢彩的翅膀，慢慢地搅动着温暖的空气，搅动着和煦的细风和明亮的阳光，动作舒缓优雅起落有致。暖风，就似乎是从百花洲里这些野鸭的翅膀上鼓荡起来的了。

“小哥，小哥，水底下的鱼咬钩了吧？漂子好像在动呢。”

厉崇熹的妹妹清照在太阳底下玩着一小块玻璃，试图用太阳在玻璃上聚集折射的焦点，来点燃放在玻璃后面的一小团棉花。这个游戏她用冰块做了一个冬天了，也没把一团棉花点着。现在，她扔下了玻璃和那一小团棉花，跑到厉崇熹的身边，看见水面上的漂子在动，就完全忘记了厉崇熹给她定下的规矩，惊喜万分地大声嚷嚷起来。

“是风刮的。”厉崇熹不满地说着，又生气地瞪了妹妹一眼，不许她再说话。

厉崇熹每次来钓鱼，都甩不掉她，就规定钓鱼的时候不许她说话。厉崇熹说：“你一说话，水里的鱼听见了，就会吐掉钩子跑掉的。所以，你只许看，不许说话。”

但是他的妹妹清照坚决不信。她怀疑地说：“鱼也能听明白我们说话吗？你一定是骗人！你骗人，我就告诉爸爸去。爸爸说了，谁骗人谁的身上就会长出长长的鸭毛来。”

厉崇熹说：“鱼就是能听见人说的话。钓鱼的时候，反正你就是不能说到它们。”

公元一九三八年，厉崇熹十岁，算是一个懵懂的少年。这一年的春天，街上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了。到处是日本鬼子的摩托车，长枪刺刀，咔咔的皮靴声，咿里哇啦让人弄不明白什么意思的说话声，和红得像人血的膏药旗。在厉崇熹的家里，最大的变化是父亲厉秋甫，他倒剪着双手站在院子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有时候，他看着且高且远的天空，突然就会叹息上一声，然后就长时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对某一个问题作着苦苦的冥想。而且，他冥想的时间，都让躲在一边的厉崇熹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他猜不出来父亲究竟在想一个什么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每天站在那里，花费那么长的时间。甚至，连给他和二哥补的那些算术课也放下了。他的母亲陆青蓬呢，脸上已经没有了家人在平常里看惯的那些笑容。并且，她在做饭的时候一旦发起呆来，你小声给她说的任何话，她都会听不见。

家里唯独少了大哥厉崇舜。他在年前日本鬼子占领了济南后，就走了。父亲和母亲给人说他是到北平读书去了。实际上呢，厉崇熹已经偷偷地从父亲说给母亲的话里听出来了，大哥其实是跟着共产党打这些日本鬼子去了。大哥从年前走后就没有了消息，家里人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让厉崇熹一直不

明白的是,父亲和母亲为什么要对街坊们说谎呢?甚至对木头的爸爸妈妈,父亲也撒谎说:“舜子到北平读书去了。”但是木头就曾经为此提出过一次疑问,他说他爸爸说过,日本鬼子占领了北平后,北平的好多大学都搬到南方去了,你哥哥怎么还会到北平去读书呢?

除了这些呢,其余的,厉崇熹并没有觉得这个春天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太阳还是暖洋洋的,照在百花洲的水面上;照在高高的鹊华桥上;照在府学文庙大成殿那些金黄色的琉璃瓦上;照在基督教堂尖尖的塔顶和十字架上;照在起凤桥街上;照在马市街上;照在芙蓉街和后宰门街上。柳树的条子上先是鼓起了一串一串的芽苞,那些芽苞从远处看绿茸茸的,近了看又似乎把绿色统统隐藏在了树的口袋里。它们每年都是这样,要等到芽苞彻底张开了,那些绿叶再也没处躲藏了,整棵的柳树在水面上反复地窥探着自己娉婷的身影,才不再去吝啬那些深深浅浅的绿色。各处的冰和残雪在太阳的撩拨下,早就一点一点地消融尽了。野鸭子还是在水面上展开翅膀飞动着,嬉闹着,比赛着它们凫水的功夫。

珍珠泉里流出来的那些清澈的泉水呢,它们顺着曲水河,绕过一些人家的,穿过一些青石板的缝隙,流过一座座小桥,一些娉婷的树影,人声,流进了百花洲。然后,穿过高大的鹊华桥,哗哗地流进了大明湖里,不作一时的滞留。王府池子里流出来的水,流过他家住着的起凤桥街后,同样也流进了曲水河里。它们流过那些碧青的水草,游动的鱼群,氤氲的水汽,掠过的风声,走过的人影,飞过的鸟鸣,天空中流动的云彩、阳光、月亮和星星,最后同样是穿过百花洲流进了大明湖里。在那里,珍珠泉里流出的水,王府池子里流出的水,还有趵突泉里流出的水,所有的这些泉水——地汇聚在了一起,在那里倒映着远处千佛山的影子,近处柳树的影子,芦苇和蒲草的影子,小木船和大画舫的影子,跳跃起来的野鸭和鱼的影子,摇动或者静立的莲叶和莲花的影子;荡起风来吹着铁公祠,吹着遐园,吹着汇波楼,吹着历下亭,吹着杜甫留下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名句。

而百花洲里那些滑头滑脑的大鱼和小鱼,还是喜欢在摇摆着腰身的水草里钻来钻去。偶尔地到靠近岸边的地方巡视上一遍,也像日本鬼子在大街小巷里走过的那些巡逻队,神出鬼没,但就是不愿意咬住挂着蚯蚓的鱼钩子。

他的妹妹厉清照,还是在他钓着鱼的时候不停地跑过来说话。周围的女人们在路口遇见了她,还是喜欢拦住她,嘻嘻哈哈地笑着逗她玩。有时候,那些女人看见清照羞着红红的小脸,像一条逃命的鱼一样跑出了她们的包围圈,她们还是会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上半年她的背影,笑得前仰后合。

放了学，站在街边看着日本宪兵巡逻队的摩托车尾巴上冒着黑烟跑远了，厉崇熹才跳跳跃跃地回了家。放下书包，厉崇熹就坐在了大门口，看着夕阳等着父亲回来。厉崇熹每天放了学回来，都喜欢坐在家门口，等着给父亲拿包。夕阳从高大的树木上垂落下来，染红了房顶上那些灰色的屋瓦，和灰色的瓦缝间那些枯黄得有些灰白的衰草。厉崇熹觉得，红色的烟霞使它们看上去多少有了些缥缈和虚幻的意思。那些老旧的房子，就在这些夕阳制造出来的绚烂里，多了几分的鲜亮。

风暖是暖了，但瓦缝间那些枯草的根上才刚刚绽出新绿，还没有长成气势。在连成片的屋顶上，那些枯草，它们就理所当然地还在唱着主角。那些枯草里，高的是一些狗尾巴草，在吹过来的暖风里，晃着它们已经轻飘飘的身子。矮一点的则是些原本阔叶的草，除了花朵跟蜜一样甜的蜜罐子，其他的草厉崇熹大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经过一个冬天的日晒和风吹，它们厚实阔大的叶子被抽尽了水分和颜色，亦渐渐翘卷起了叶边，卷曲成了一些小巧的圆筒。厉崇熹觉得它们极像爸爸给他和妹妹制作的万花筒。厉崇熹一个人静静地望着它们的时候，就常常地想，它们从举起来的那些小叶筒里，都能看见些什么呢？假如看见的是头顶上的星星，那些星星在它们的叶筒里是变小了还是变大了，星光会变得明亮了还是微弱了？

沿着灰瓦枯草的屋顶下来，夕阳接下来染红的就会是树木，树木下弯弯曲曲的街道，街道上疾行或慢走的行人，和行人脚下的石板路了。

厉秋甫在兴致高的时候，常常会给孩子们讲述济南的历史。从山说到水，再从水说到人。从古说到今，再从文人说到墨客。纷纷绕绕的，几乎全是“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连在一起的景致，美不胜收。因此，厉崇熹每次坐在百花洲边上遥看着大明湖的时候，都会看着蒲草和芦苇荡里那些起落鸣叫的水鸟，抑或是看着那些碧绿的莲藕叶和穿行其间的小船，寻找着父亲眼睛里那些美不胜收的美景。思考父亲念出的诗里为什么是半城湖和三面柳，而不是满城湖和四面柳呢？

厉秋甫刚拐过街口，厉崇熹就在门口看见了从夕阳中走来的父亲。他看见父亲整个人都在一片红色的光辉里晃动着，手里的蓝色布包，自然也浸在一片红色的背景里。厉秋甫在厉崇熹读书的鹊华桥小学里教书，教的是高年级的国文课。

厉崇熹先是看了一会父亲晃动在青石板上的高大身影，然后才迎上去，准备接过父亲手里的蓝色布包。在父亲侧过脸的一瞬间，他发现父亲迎着夕阳的脸上，是一片温暖的光彩，但又好像有一层从没有过的沉郁游荡在那片温暖的光里。于是，那片温暖的光彩就被那层沉郁弄得似乎有些虚假了。

走到近前了，厉秋甫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把他手里的蓝色布包递给厉崇熹。他只是神情寡淡地看了眼儿子，同样寡淡地说：“你玩去吧。”

迟疑了一下，又说道：“听你妈说，你和木头德州他们昨天又跑到大观园去了？记着，以后不许再去商埠那一片玩了。”

然后，厉秋甫就走过厉崇熹，三步两步地进了家门。

厉崇熹有些无趣，他快快地尾随在了父亲的后头。在家门口，他看见父亲进门的一刹那，一边的脸上布满了夕阳，一边的脸上却好像布满了浓浓的阴影。

父亲进门后，就弯腰抱起了迎上前来的清照。厉崇熹还看见妹妹趴在父亲的肩膀上，脸上笑成了一朵红艳艳的鸡冠子花。看见了厉崇熹羡慕的眼神后，她就越发大声地笑着，并且得意地晃了晃脑袋。那些稀啦哗啦的欢笑声，就像趵突泉里翻涌的水头，水花四溅。厉崇熹觉得妹妹的笑声里充满了幸福和骄傲的派头，他的眼睛里，便生满了嫉妒。

在厉家所有的孩子里，厉秋甫和陆青蓬都是最宠爱这个天天撒着娇的小女儿的。比如用冰块聚焦点燃棉花的游戏，就是厉秋甫在去年伏天里买冰给孩子们拔凉时，为了逗清照玩，而做给她和厉崇熹看的。

看着妹妹脸上花朵一样的笑，厉崇熹不由得吞咽了一下口水。他有点失落，就掉回头去，一个人在洒满夕阳的青石板上拖拖拉拉地走着。心里漫无目的，就走得信马由缰。走了一阵，抬头发现是拐到木头家的马市街上了，他才突然来了精神，有些兴高采烈起来。

到了木头家的门外，喊了一声木头之后，厉崇熹就站到了木头家门口不远处，嵌在青砖墙里的一块半圆带孔的石头跟前。石头和他的个头差不多高。他把手伸进了石头的圆孔里，攀在上头等着木头出来。

厉崇熹不愿意到木头的家里去，是因为木头的妈妈对他太客气了。他即便

是一天去三趟木头家，木头的妈妈也要家里的李妈端着点心果子招待他三次。每次都弄得厉崇熹很不自在。所以，他想和木头玩了，就喜欢从门口喊木头一声，然后在门外等着他出来。

厉崇熹每次在外边等木头，都喜欢在这块石头上攀着。他无比地喜欢这块带圆孔的石头。从中间的圆孔，一直到整块石头的外围，它的里里外外，都被磨出了一层浸着潮润和油亮的光泽。在夏天里，那层光泽只要一摸到手上，心里马上就会有一种冰块一样润滑的感觉。不同的是，冰块的润滑是沁心的凉，而这块石头的润滑，底里是透着一层温暖的。木头说他爷爷说过，这块石头嵌在这里，过去是给那些去京城赶考的人到府学文庙里祭拜孔子时拴马用的。它这么光滑，完全是被拴马的人用手和手里的绳子磨光滑的。但他们两个都没看见谁在这块石头上拴过马。所以，木头说完之后，两个人就对这种说法持有了一种怀疑的态度：人的手和绳子怎么能把石头磨得这么光滑油亮呢？

木头是厉崇熹最好的伙伴。厉崇熹的家和木头的家虽然住在两条街上。但两条街，却是在一个丁字型的位置上紧挨着。厉崇熹的家是在丁字的横上，叫起凤桥街；木头的家呢，是在丁字的竖钩上，叫马市街。两个人的家不仅挨得近，两个人的爸爸还是要好的朋友。木头的爸爸何启明和厉崇熹的爸爸一样，在鹊华桥小学里教书。

木头从家里跑出来，也过去把手攀在了润滑的石头上，吊着身子，往后仰着脖子说：“我正在做功课呢，你做完了吗？”

厉崇熹没回答功课做没做完，而是有些委屈地说：“我爸爸今天不让我拿他的包，他的脸上好像也不高兴。但他还是进门就抱着我妹妹了。他抱着我妹妹，却不让我给他拿包。”

木头说：“我们是男的。男的不能让男的抱，女孩子才让男的抱。”
“我是想替我爸爸拿包，根本不是想让他抱。”

厉崇熹辩解完了，又觉得极没有意思。木头竟然误解了他，完全颠倒了他的意思。还是好朋友呢。他松开了攀在石头圆孔里的手，仰头看着屋顶上那些灰色的屋瓦和干枯的草。现在，它们身上逐渐地褪去了夕阳调出来的那些淡淡的胭脂色，慢慢地被一种比屋瓦的灰色更加浅淡的灰色代替了。那种浅淡里，仍然揉着一丝的缥缈和虚幻，却又分明蕴涵了一层厚实的黑色的底子，打也打不破的样子。

然后，好像仅仅是一瞬间，厉崇熹觉得那些模糊的浅灰色，就从屋顶的瓦片

和杂草上滑了过来。滑到了他的眼前，滑到了木头的手仍然攀着的圆孔石头上，塞满了他的眼睛能看见的所有空间。

木头在越来越模糊的光线里看着厉崇熹的脸，看见厉崇熹看完了屋顶又在仰着头看天，就说：“你怎么老是仰着头看天。我们再叫上几个人，一块到文庙的大殿里玩去？天有什么好看的，还没出星星，也没有月亮。”

厉崇熹不再看天了，扭了头看着街头的灯龛里已经被点亮的油灯，说：“我回家吃饭去，要不我妈又会出来喊我了。”

“吃饭就吃饭，吃完饭我还得做功课去。今天再做得不仔细，我爸可能就会拿尺子打我的手心了。还是你爸好，做不好功课，也不打你的手。”

木头说着，快速地提了提裤子，让人觉得他的肚子突然就饿得有些挂不住裤子了。

厉崇熹说：“你爸到鬼子的日本国去留过洋，肯定是跟日本鬼子学的呗。街上那些日本鬼子，也喜欢拿着枪托子砸人。前天有两个鬼子在风华楼喝了酒，走过德州家门口，还砸了德州家正在往外赁的一筐碟子和碗呢。德州奶奶都被吓傻了，明明砸的是碟子和碗，那些鬼子走后，她唱戏一般地哭了半天，偏偏说德州几年的书本子都被他们给砸没了。你说这和德州的书本子又有什么关联，她可不是吓傻了？”

这时候，他们看见木头的妹妹玉珠被他们家的佣人李妈领着，从高大的门楼洞里走了出来。玉珠看了看厉崇熹，又看了看木头，细声细气地说：“哥，爸爸叫你，还叫三熹，让你们两个都去吃饺子。李妈做了鲤鱼馅的饺子，妈妈说里面还有羊肉呢。”

厉崇熹看着在薄暮里快要变成黑糊糊一团的玉珠，她身上穿的大红色上衣，也变得有些黑了。厉崇熹记得，它上面的花朵在白天是一朵一朵的石榴花，像一簇一簇正在燃烧的小火苗。现在，那些火苗般的石榴花都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

“我不喜欢吃羊肉的饺子。”

厉崇熹说着，就伸出一只手，用手掌抚摸着墙壁，顺着墙根拐过弯，往起凤桥街上的家里走。他的鼻子在贴近墙壁的暗处嗅着，突然就嗅见了屋顶上那些枯草间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青草的味道。他知道，那些青草，已经在枯草的根上，在那些灰色的瓦棱间，在春天的暖风里，拼命地往高处伸展着青青的草叶了。

三

天黑下来之前，陆青蓬就已经做好了晚饭。但厉崇熹回家的时候，她仍然坐在锅灶前，看着锅底下还未燃尽的几点火星发呆。他的父亲厉秋甫则坐在黑着灯的屋子里，沉闷地抽着烟。他的二哥厉崇浩和妹妹清照，也同样不声不响地围坐在父亲的身边，好像是小心翼翼地看着父亲在那里抽烟。

厉崇熹进了门，一眼看见母亲还坐在灶锅前，就大声地嚷嚷着说：“妈，我回来了。我肚子里都饿得打雷了，怎么还不吃饭？”

家里还没掌灯，满屋子里都黑糊糊的，只有天上几颗星星微弱的光点洒下来，散落在院子里，有一颗好像溅在了屋门口，鱼一样眨动着眼睛。

厉崇熹听见父亲厉秋甫说：“来来，三熹你去点灯，浩儿你收拾桌子，清照摆筷子，我们吃饭了。”

二哥厉崇浩在厉崇熹点亮的灯光里，对着厉崇熹晃了晃拳头，小声地说：“你除了知道吃饭，剩下的就知道到处疯跑着玩了。是不是又跑到大观园去了？”

厉崇熹对站在门旁的厉秋甫说：“爸爸，你看二哥又在对着我晃拳头了。”

他们的母亲端着盛饭的盆子走进来，放到桌子上，然后在昏黄的灯影里抬起头来，看了眼大的，又扫了眼小的，低沉着声音说：“你们大的小的，都不知道让你们的爸省省心。浩儿你十四五了，已经读中学了，三熹你也十岁了，怎么就是不懂事呢？现在国都被日本人给占领了，你们还不知道长进，是不是都想在日后长大了，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混穷’去？”

厉崇熹知道混穷是指走街串巷卖瓷器的，换洋火的，拉洋车的，磨剪子抢菜刀，摆棋式的，卖冻冻的，挑脚卖泉水的那些人。厉崇熹在上学下学的路上看到他们，就会伙着木头和德州，模仿着他们的声调和走路的姿势，跟在他们的背后吆喝上几嗓子，然后再一起哈哈大笑跑开。

厉秋甫转过了身子，在门口的光影里冲着屋内说：“盛饭吃饭吧。以后，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不要提日本人这几个字。浩儿你在街上走的时候，遇上了日本人，能避开就马上避开。三熹你领着妹妹在街上玩的时候，也不要去看日本人的巡逻队了。都记住了！”



厉崇浩看着往桌子前迈步的父亲说：“今天我在操场上走，听见几个教员在那里议论，好像是说我们学校里马上就要开日语课了。”

等了一会，看父亲没有说话，他又接着说：“木头的爷爷不是我们学校的校董吗，我那天在学校门口，看见他站在那里送一个日本鬼子，还对着那个日本鬼子点头哈腰的。木头的爸爸是去日本留过学的，现在我们学校里要开日语课，会不会和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不许在那里胡说。”厉秋甫声色严厉地说，“你何叔叔家那是怎么样的人家？那是爱国教育世家！民国初年，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提倡教育救国，何爷爷就变卖了土地和一些家产，拿出了大头的钱，和一些热爱教育的人士一起创办了这所学校。当时我们在那里读书，里头的教员和校长，都是兼职在给我们义务上课，都是不拿工资的。何爷爷还曾经为了反对卖国贼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联合济南教育界的爱国人士，去和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汇集起来，冒着杀头的危险，到北京去请愿。他现在就是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里头肯定也有他的道理。”

厉崇浩小声咕哝着说：“他自己那么爱国，那么反对卖国贼，还让儿子到日本去留洋？”

“你懂什么。那时候到日本去留洋不是卖国，是为了去学回他们先进的东西，回来富强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那我们现在学会了日本话，将来不是也能像木头的爸爸一样，到日本去留洋，去学回他们先进的东西来？”

厉秋甫环视了几个孩子一遍，和缓了些语气说：“你们记住，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要学外国人的本事，学说外国人的话，就应该自愿地去学。日本人如果来到我们的国家里，用刀和枪逼着我们去学说他们的话，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说，我们的民族有一天就要消失和灭亡了，我们的国家就要完全变成他们的天下了。如果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那就成了日本人统治下的亡国奴了。”

“亡国奴是什么？”厉崇熹手里捧着碗，扭脸看着父亲，问道。

“亡国奴就是我们的日子里，再也看不到一点亮光了。”厉秋甫说完了，怕孩子们不明白这样的比喻，就站起身子来，去把灯熄灭了。

厉崇熹在黑暗里抢着说：“那是不是就是黑夜了，像现在把灯熄灭了一样？”

厉秋甫重新点亮了灯，坐下来，点点头说：“就是这样。他们想让亡国奴干什